

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徵稿：徵求論文摘要

第四十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日前進行第一階段徵稿，公開徵求場次主題。經籌委會決議，此次會議共設有九個場次，各場次徵稿內容附錄如下。會議現進入第二階段徵稿，歡迎各界學者及研究生投稿論文摘要，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1 月 30 日**。為使後續作業順暢，不會延長收件時間，敬請留意收稿期限。

注意事項：

- 每人限投稿一篇，以中文撰寫。
- 摘要以 800-1000 字為限，須註明有意參加之場次，並以另檔附上個人資歷表及聯絡方式。所有文件請製成 Word 檔，寄至會議籌委會信箱 <ntuconf@hotmail.com>。
- 審查結果將於 2017 年 12 月底前通知投稿人。摘要獲通過者最遲須在 2018 年 1 月底確認參加意願，並成為比較文學學會會員。
- 為確保會議交流品質，發表人須於會前繳交論文初稿，提供與會者參考，無法配合者請勿投稿。

有關會議構想及執行形式，另見會議網站之「徵稿啟事」頁：

<https://claroc2018.wordpress.com>

徵稿場次：

【場次 A】當代都市與記憶

（提案人：劉紀雯，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 蘇文伶，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助理教授）

「記憶的潮水繼續湧流，城市像海綿一般把它吸乾而膨脹起來。」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都市不僅包含實體的建築、抽象的空間，而且，像所有的地方一樣，它傳達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Cresswell 21）。因此，記憶書寫都市，都市也形塑記憶，並吸收如潮汐的記憶，讓多元記憶造就其地景的多樣性。如何描述都市與記憶的交會點呢？

都市裡的公共建築、紀念碑、博物館、古蹟和區域畫分，代表某種集體記憶與遺忘；但當代都會中族群多元，因個人記憶與主流論述傾軋而深感格格不入的邊緣他者，如何重構身分認同而融入？或以另類空間實踐抗拒與改寫都市的劃一主體與歷史？

記憶與都市的辯證關係有歷史脈絡可循。西方古典修辭記憶術將空間視為被動檔案載體，只要將待記事物轉換為符號，在腦中記憶宮殿某處擺置妥當，依序聯想喚醒即可。這獨裁式的烏托邦想像在現代化過程中受到強大衝擊，引發了 Richard Terdiman 所謂的「記憶危機」(3-4)。波特萊爾、佛洛伊德、普魯斯特和班雅明面對的是相同的問題：世界變動太快，現代都市更是五光十色，造成與過去經驗斷裂的歷史與個人創傷，均使主體感到疏離。都市漫遊者被慣常遺忘的人潮粗暴推擠向前，僅能在偶或撫拾的舊日吉光片羽中找尋救贖。當記憶無法整合過去，傳統主體建構搖搖欲墜。

在全球化經濟浪潮全面席捲都市地景的今日，記憶危機依舊是懸而未決的重大課題 (Crinson xv)。隨著科技發展，時空受到壓縮，資本、資訊、旅遊與勞動人口也快速跨國流動，不但造成全面商品化，擴大了「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 的效應 (Cresswell 24)，也可能使主體膚淺與知識破碎無根。在此狀況之下，當代都市是否失憶？都市居民又如何記載歷史，保留記憶和建構主體？本場次將討論當代都市文本中如何藉由內容與形式處理個人與集體層面上都市「失憶與記憶」的辯證，歡迎關於文學作品或電影的討論。

建議子題：

- (1) 當代（後現代、全球化）都市空間與記憶主體形塑
- (2) 當代都市記憶敘事中的空間實踐
- (3) 當代都市文本之記憶／反記憶 (counter-memory) 與創傷 (歷史／個人創傷)
- (4) 當代都市之歷史檔案、歷史斷裂、記憶碎片與主體建構
- (5) 當代都市地景與懷舊 (擬像、拼貼、諧擬、反諷)
- (6) 全球化都市與跨國記憶

Works Cited:

Cresswell, Tim.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王志弘和許苔玲 (譯)。台北：群學，2006。

Crinson, Mark. "Urban Memory—An Introduction." *Urban Memory: History and Amnesia in the Modern City*. Ed. Mark Crinson. London: Routledge, 2005. xi-xx.

Terdiman, Richard. *Present Past: Modernity and the Memory Crisis*. Ithaca: Cornell UP, 1993.

【場次 B】(舊)創傷·(新)書寫

(提案人：黃宗慧，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 林耀盛，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創傷」可說是歷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的關鍵字之一，如第二十五屆年會即以「災難、創傷與記憶」為題，而歷屆不少論文發表人也以創傷為論述的重點。本場次主題再度以創傷提案，似是新瓶裝舊酒，然而談論創傷的書寫確實從未停歇，不論是創傷文學，或是關於創傷的論述，都不時可見，顯然創傷此主題雖舊，關於創傷的書寫卻不斷更新，也因此本場次希能邀集關心「(舊)創傷·(新)書寫」此主題的學者，一同打開創傷與書寫間的複雜向度。以下試提出一些可能的方向：

一、誰來定義何謂創傷？性創傷、戰爭或集中營造成的創傷、存有根本的創傷……，除卻這些較常被精神分析或性別與文化研究領域所探討的創傷之外，自閉症算不算創傷？阿茲海默症呢？據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指出，曾經歷集中營創傷的貝特罕(Bruno Bettelheim)認為自閉症與集中營受難者可堪並論，因為兩者表現出的漠然都是面對外在集體暴力時的一種反應；而馬拉布亦從親人的疾患中發現，阿茲海默症者連自己都不認得的那種失去身分的狀態，和因戰爭而受創者頗為類似(xvii)，諸如此類對創傷的新界定、新書寫，是否說明對創傷的舊有理解有其局限？我們如何面對這些「新傷者」(the “new wounded”)(Malabou xv)？又或者將受創視為普遍的主體經驗，只會使得對創傷的認識更模糊？

二、創傷有新舊可言嗎？如果創傷不會成為過去，似乎沒有區分新舊創傷的必要？但創傷如果不會過去，豈不宣判了所有療癒的嘗試均將以失敗告終？而創傷如果會過去，創傷和時間的關係又只是「隨時間流逝而撫平」如此簡單嗎？假使佛洛伊德「原初的心靈不滅」(The primitive mind is imperishable)的看法成立——心靈的發展和小村落變成城鎮、小孩長成大人不同，並非先前的階段被後來的所取代，而是早期的心靈狀態會一直與後期的發展共存，甚至後期的發展一旦被揚棄未必會復返，早期的狀態卻總是能重建(285-86)——那麼發生在人生越早期的舊創傷，就會越難以處理嗎？

三、創傷能帶來創造性的書寫嗎？關聯性是甚麼？在文學研究的領域中，創傷常被視為重生的契機、創造力的來源，但這是否是對創傷過於正面的想像？創傷會因為被書寫而得到療癒嗎？而沒有被書寫的創傷又會以怎樣的形式存在？能被看到、被理解嗎？

四、受創主體註定只能是「不可思者」(the unthinkable)嗎？當「不可思者」因整個存在的遽變而拋下了之前的意義參照點，不再認得曾屬於他的意義體系，就此固著在不可解譯的「另一個世界」時(Malabou xv)，哲學、神經生物學，或精神分析，對此可以

有任何著力點嗎？又或者任何單一取徑都將力有未逮？特別是當受創的原因來自外在環境對弱勢主體的壓迫或剝削時，精神分析是否如部分批評者所言，格外使不上力——因為精神分析傾向於將創傷扁平化為真實的欠缺、存有本身必然包含的焦慮不安，以至於所能理解分析的創傷，也只限於構成存有的那類創傷（Ruti 146-147）？

創傷如果無以名狀，書寫，還是不書寫？這是個問題。

引用書目：

Freud, Sigmund (1915). "Thoughts for the Times on War and Death." *SE* 14: 273-88.

Malabou, Catherine (2012). *The New Wounded: From Neurosis to Brain Damage*. Trans. Steven Miller. New York: Fordham UP.

Ruti, Mari(2011). "Winnicott with Lacan: Living Creatively in a Postmodern World." *Between Winnicott and Lacan: A Clinical Engagement*. Ed. Lewis A. Kirshner. New York: Routledge, 133-49.

【場次 C】數位與美學

（提案人：李育霖，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本場次希望探索新興數位科技與美學這一古老學科之間的關係。晚近數位媒體勃興，在日常生活中幾乎已無所不在，而數位科技的大幅發展則正逐漸改變人類對於外在現實的認知以及感知的形式。我們提出的問題是，這伴隨著數位媒體發展的認知與感知模式將如何形塑新的美學模式？亦即，數位科技作為藝術的媒介，依賴其運算技術所生產的藝術作品呈現何種可能與限制，以及如何影響閱聽者的視覺與感知程序？

這一探問首先是知識論與本體論的。數位科技介入迫使人類重新理解外在事物的存在與構成的方式。姑且不論這一問題是新是舊，但數位科技的運算模式所展示美學特性，例如數字化、模組化、自動化、變異與跨符碼等，顯然與類比的技術不同，並且將形構一個不同以往的現實描圖。儘管數位媒體的介入是屬於非物質性的，但對於外在現實卻產生物質性的效用。我們在高度依賴數位科技與視覺化的當代新媒體藝術中目睹作品進一步與擴增實境（AR）與虛擬實境（VR）的世界相連，彷彿帶來一個數位科技維繫的新生命與新現實。數位影像不僅構成一個差異的時空，科技也成為一外在化的感官平台，將身體與外在世界重新連結。因此，從文學、繪畫、電影等傳統藝術乃至新媒體藝術，其美學呈現與數位科技之間複雜的感官交織則是本場次亟欲探索的主題。

我們邀請對這一主題相關研究的投稿，建議的可能方向與議題如下，但不在此限：

- (1) 數位美學本體論、認識論與社會介入研究
 - (2) 數位文學美學
 - (3) 數位科技與圖文敘述
 - (4) 數位科技與影像研究
 - (5) 數位美學與新媒體藝術
 - (6) 數位科技的（非）物質性
 - (7) 數位感知研究
 - (8) 數位科技與身體（即身性）
 - (9) 情動力研究
 - (10) 擴增實境（AR）與虛擬實境（VR）研究
-

【場次 D】跨文化愛爾蘭

（提案人：高維泓，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二十世紀末葉以降的愛爾蘭，除了曾一度擠身最適宜人居、經濟潛力令人刮目相看的國家之外，在文學與文化的表現上也蔚然興盛呈現嶄新風貌。雖然一小部分是拜英語為官方語言之賜，但更為重要的，乃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徹頭徹尾的改變這個蕞爾小國的文化面貌，甚至直接或間接顛覆既有的英語文學典律。本論文場次以愛爾蘭文化底蘊為基礎，試圖比較、連結、顛覆、解構、接枝、組裝並配置另類閱讀觀點，聚焦討論的重點，不再是二元對立下孰優孰劣的高下判斷，菁英文化教化普羅大眾的誤謬迷思，也不是跨越疆界之後游移漶漫的零度責任，語言論述無關生命實體的自愚心態，而是置身平等畛域，以分享共構的策略進入形塑平等平衡的世界中。本場次徵求論文討論愛爾蘭作家，如何前波湧後浪地將他/她們的國家及其文化融入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從平等分享跨文化的角度展現「跨文化愛爾蘭」。

【場次 E】跨越冷戰的自由主義

（提案人：王穎，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儘管「自由主義」在冷戰時期台灣曾經被特殊定位為一個反威權、求民主的政治立場，西方古典馬克思主義、基進女性主義與後殖民理論學者向來不遺餘力地批判自由主義維護歐美中產階級白人男性利益的經濟和政治取向。究其根本，自由主義是個人本主義的擴大，它反對封建底下的世襲不平等，但卻捍衛現代公民各憑己力在資本體系脫穎而出的權利，因此在全球進入後社會主義近三十年來，它似乎已以開明又專制的面貌征服了

世界。有鑒於冷戰時期傳統左翼對自由主義的批判長久缺乏突破，我們能否透過其他思想路徑爬梳自由主義與現代性的發展譜系，或者複雜化自由主義和分配正義的關係？此外，既然自由主義與歐洲大國在海外的帝國主義教育密不可分，我們該如何理解自由主義與反自由主義的跨語際實踐，或者說，如何看待不只一個的——小寫與複數的——自由主義體系關聯？而如果推動自由主義價值未必等同在地複製西方自由主義的立場，我們能否找到任何「反帝國」的自由主義實例，它們的議程又該被如何理解？作為社會治理邏輯的自由主義，是否可能被有效地改造？

本場次歡迎投稿者藉由特定歷史事件、文學與藝術作品或文化案例，探討冷戰期間乃至後冷戰時期自由主義在不同社會、歷史情況的體現，亦歡迎從理論視角探討自由主義與當代其他政經、思想論述體系的關聯。

【場次 F】華語科幻的本土性與世界性

（提案人：郁旭映，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 劉希，西安交大利物浦大學中國研究系助理教授）

科幻作為一種文類本身具有世界性，因為無論對科技發展的暢想還是恐懼，均是世界性議題。但華語科幻在誕生之初，又帶有顯著的「民族寓言」特性。無論清末民初以「啟發民智」為己任的烏托邦科幻，還是中國社會主義時期以科普為重的科幻，抑或是台灣八十年代科幻作家對「中國風味」的追逐，皆從兩個方面體現了「民族寓言」的特性：一方面折射了本土語境，即特定時代背景、政治和社會條件下的種種現實議題；另一方面反映了華語科幻普遍的「文以載道」的自我定位。然而，隨著科幻小說的立場普遍地從「對現代性的嚮往」轉向「對現代性的反思」，對發展神話的質疑，對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後人類」的想像，以及對技術異化的警惕等人類普遍性議題成為新世紀華語科幻的焦點，本土性與世界性的關係是否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是否可以超越過往的冷戰思維，或東／西二元對立框架？本土特色是否能為世界性議題的討論提供另類的視角與審美可能？本組擬以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科幻文本為研究對象，從政治、階級、性別、族裔等多個視角回應以上問題，並比較研究各地域作品中本土性與世界性關係的異同。

【場次 G】同床異夢？「台灣文學」與比較研究

（提案人：鍾秩維，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由於位在多個大帝國的邊境，小島「台灣」之定位總牽連到詭譎複雜的地緣政治（吳叡人，2016）；而「台灣文學」的語言文體、思潮典範、敘述視角以至於文學史觀，不免都將輾轉在不同的民族主義、種族或階級關係相互傾軋的齒輪之間——清代宦遊文人的原住民表象（Emma Deng, 2004），日治時期島內外異族群的統合與衝突（朱惠足，2017），和興起於七〇年代，逐漸取「離散」而代之的「本土」論述（蕭阿勤，2010），皆為顯例。在這個意義上，雖然從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1987）以來，將「台灣文學」處理成一套自我完足的傳統這樣的論法主導了這門學科往後三十年的發展，但在主體慾望的背面，來自內部（如客家族群）與外部（像是馬華文學）或性別他者的挑釁與挑戰未曾稍歇，「比較」方法學的呼籲遂也一直如影隨形——打從戰前台北帝大教授島田謹二倡議「外地文學」論開始，在冷戰島嶼重思中西文學本體論的「抒情傳統」，乃至晚近受到矚目的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在在為怎樣「台灣」、如何「文學」增添「形構 vs 分裂」的張力。在這個意義上，「台灣文學」與比較研究的連結似乎總暗示著一「同」床「異」夢的緊張（陳培豐教授曾以「同床異夢」描述台灣人在殖民者論述的縫隙之間擇其所需、伺機而動，此處挪借其詞，做為發想的引子）。本場次所欲徵集的，即為對台灣文學的比較研究有所想法的論文，不論是研究史的回顧、或新觀察的提出，而期待藉本會議的集思廣益能夠對相關的歷史或理論問題做出回應和展望。

參考子題（但投稿方向不限於此）：

(1) 帝國治理與台灣文學：

不論是「荷治」、「清治」、「日治」、「冷戰時期」，又或者「後殖民」、「後現代」、「後遺民」，台灣文學史的斷代分期總是與特定帝國建制的形構，乃至於其解體後的遺緒，進行對話或對抗。本提案期待就相關議題更深入辯論，諸如：透過新清史研究省視明清台灣文學的可能性；對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述的重新述評；抑或戰爭的動員、與其之殘餘給予台灣文學／場域的影響。

(2) 世界思潮與在地文論：

「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的相關論題向來都在台灣文學研究裡受到矚目；而「台灣沒／有理論」的辯論對於國內外台灣研究領域的從業者亦不是陌生的話題。本場次一方面延續既有的討論；另一方面，則更期待徵集能夠將文本或理論之跨文化、跨語系旅行置於在地脈絡中分析、比較的論文。譬如：「存在主義」在冷戰時期台灣的傳播；解嚴前後的「後殖民」與「後現代」論戰；中國崛起與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

(3) 地緣政治與本土抵抗

關於台灣，自古以來就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說法，本土論者有所謂「抵抗史觀」誠然其來有自。而台灣社會的不平之鳴總是與壓迫宰制它的地緣政治息息相關——例如保釣運動抗議美日帝國主義。而更特別的是，台灣的反對運動常常也推動豐富的文學生產——同樣援引保釣為例，除催生了鄉土文學運動外，它也造就了郭松棻這枚「冷

酷異境裡的火種」。本提案也歡迎論者就台灣的反對運動與文學之訴求、行動與脈絡展開探討。

參考書目：

Deng, Emma.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4.

朱惠足。《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種族關係》。台北：麥田，2017。

吳叡人。《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台北：衛城，2016。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6。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二版）》。台北南港：中研院社會所，2012。

【場次 H】(不)可能的人權話語

(提案人：邱彥彬，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傅柯 (Michel Foucault) 在〈何謂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 一文中指出，「對強加在我們身上的限制進行歷史分析」並「實驗超越限制的可能性」，這是批判理論的核心任務。換言之，對傅柯而言，任何規範性話語都有其歷史的偶發性與內在限制，批判理論必須針對這些話語的特殊主義 (particularism) 加以分析、揭露，以便為解開限制、朝向普遍主義 (universalism) 前進的思想實驗做好鋪路的工作。傅柯的說法不只是針對那些具有高度強制性的話語而發，面對高舉普遍主義解放大旗的人權話語，傅柯交付給批判理論的思想工作同樣是不可或缺。自 1974 年索忍尼辛 (Alexandr Solzhenitsyn) 的《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 譯本在法國問世以來，以人權話語來批判、對抗極權主義的趨勢在法國思想界逐漸成為主流，許多毛主義者、思想上傾向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紛紛轉向，變成在大眾媒體上高調揮舞人權旗幟的「新哲學家」(New Philosophers)。但在人權轉向的趨勢日趨明朗的同時，法國與義大利的思想界也開始出現與之針鋒相對的思想動向，透過不同路數的歷史與哲學分析，批判時興的人權話語其實是假「普遍」、真「特殊」。譬如說，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 在《聖人》(Homo Sacer) 中指出，從 1789 年頒佈的法國大革命綱領文件《人權宣言》以來，表面上將人權定義為「與生俱來」的普遍權利，但實質上卻暗藏「只有公民才享有人權」、以普遍主義來包裝特殊主義的玄機。巴利巴 (Etienne Balibar) 也認為，人權話語中的「人」，經常是「為公民身份所造就」，形成由特殊的「公民身份」框定普遍的「人」的怪異現象 (“Is a Philosophy of Human Civic Rights Possible?”)。阿岡本與巴利巴的人權反思，大致吻合上個世紀至今各個標榜人權的位址上出現的詭異風景。譬如說，標榜人權至上、主張以

自然法凌駕法律實證主義的紐倫堡大審，事實上背後是由美國在主導。任由個別國家依其特殊利益來界定普遍人權的人權話語，自然也會導致只有特定群體才配享有人權的弔詭。申根公約就是其中一例，以建立歐洲安全區（security zone）為由，在利比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等地建立域外難民的拘留營和處理站，用以監控、圍堵南撒哈拉非法移民的湧入，明顯違反 1948 年通過的「庇護權」宣言與 1951 年的「難民公約」，為的就是確保歐洲人身家安全的權利不受外來者侵犯。

原本標榜普遍主義的人權話語身陷特殊主義的泥淖，究竟孰令致之？是人權話語本身的問題？還是受到民族國家框架的扭曲而導致？或者是話語系統本身對於「人」的設想與界定出了根本性的錯誤？在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不斷交互滲透的情況下，人權與公民權是否注定只能是兩相衝突的概念，彼此之間沒有協商的空間，也沒有相互支援補強的可能性？假如普遍主義倒轉為特殊主義是人權話語的常態，那我們又該如何思考超越此類惡性辯證迴圈的可能性，以期創設一種帶有真正普遍性的人權話語？本徵稿主題歡迎相關領域的學界先進，從文學研究或理論思考的角度，針對（但不限於）下列子題來稿交流意見。

建議子題：

- (1) 人權與民族國家
- (2) 人權與全球化
- (3) 人權與極權主義
- (4) 人權與生命政治
- (5) 人權與移民
- (6) 人權與後殖民
- (7) 人權與公民權
- (8) 人權與公民運動
- (9) 人權與動物權
- (10) 人權與新物質主義
- (11) 人權哲學
- (12) 人權與批判理論

【場次 I】技術與生命

（提案人：楊乃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 // 廖勇超，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技術與生命是科幻小說中最常處理的題材之一，然而小說中的高科技描述並非只是小說

家的炫技或是工具理性價值的推崇：科技的進展不斷地挑戰生命的定義與尺度，也因此，任何科技的想像對生命都是某種實驗，在檢驗其生存可能性的同時開啟嬗變、組配與連結的新生命形式。如果說生命體的存在是個體在時間與空間中移動的軌跡所形成，本身必須要有活動才得以存在的話，那麼技術則是介入了生命在時間與空間中的樣態，既而拓展、轉變或縮減生命的形式。科幻小說常以最前緣的科技探討生命能夠發展到何種極致。如同美國科幻小說家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所言，複製人、混種生物、怪物、外星人或者太空人等等都是思想實驗。而這些實驗往往在開啟新生命形式的同時也引發人本主義者對於自身主體、價值觀、以及權力銷毀或顛覆的焦慮與恐懼。

本專題以科幻文類為靈感，但不以此為限，時代也不限於當代。歡迎學界先進、同儕共同關切技術與生命兩者之間的關聯，探討技術如何重新定義生命，以及生命在技術化之後對社會、文化所產生的影響與回應。

相關的子題如下：

- (1) 外太空科幻小說中的生命想像
- (2) 後人類／物種的未來
- (3) 科技與末日
- (4) 異種生命形式（混種生物／外星人／怪物／人工智慧／人工生命等等）的新世界
- (5) 科技與新物質主義
- (6) 技術、本體論與倫理